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萍鄉文廷式撰

皇甫持正集二 東晉元魏正閏論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于地哉杞用夷禮杞卽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于地也困學紀聞卷十四云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韓非子有度篇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按此地圓之說人日向東行久之則東行者自

原位觀之則向西行而漸復其本點矣人目向西行久之則西行者自原位觀之則向東行而復其本點矣此所謂卬漸以往易面而不自知也注家以耕地漸就側滅釋之失其意矣

開元占經四引考靈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南三萬里矣恆動而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行而人不覺也此言地動之義至為明顯

永樂大典六千三十八引風俗通云青陽黃帝子也始得姓焉見國語漢有東海太守青陽愔又東海王國中尉青陽精按此姓氏篇之佚文又二千三百四十六風

俗通云凡氏於職三烏五鹿有三烏大夫因氏焉漢有三烏郡爲上都計又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五風俗通云殷紂子武庚祿父後以王父字爲氏今涇陽有此姓亦出扶風

大典二千四百六云千姓篇初出何氏姓苑宋初房舉賢員方正千姓篇未詳何人所作

又五百四十一引姓氏英賢傳云楚熊渠生無康因氏

又無康先生學仙道

御覽三百七十五引春秋元命包腦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腦按此說在道家專重泥丸之先

御覽三百八十八引楊泉太元經云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是晉人以老子爲神仙之學

吳縣蔣敬臣跋支遁集云許詢集今可稽者黑白麈尾銘二首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三鍾仲偉稱孫綽許詢彌善恬淡之辭徵士詩一字不傳惜哉余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蔑疑秋蜺蜩圓取望舒景又八十八引許詢詩曰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是夸非斷絕猶有可尋蔣氏以爲一字不傳誤矣

鑑停叢錄云吉金文王朝與諸國異文異制多見自知

又云吉金各國自有書以王朝書爲佳吉金惟楚書氣勝於法餘則以字大者爲佳又云楚書奇而不及王朝

按此足見楚國人文之盛然金文仍出於篆雖筆畫之偶異固無害於同文也韋昭辨釋名曰類聚四十九鴻臚腹前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爲心體王侯外國爲腹臚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故典客掌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其禮陳序賓客按蕃國語言文字必稍異於京師故秦漢皆有典客之官則周制吉金樂石各隨其方固其宜矣

朱子主張濂溪有太過處如語類九十四箕卿云通書

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搆得密語孟說得較闊信如斯言則語孟不分曉不精深耶恐偪時語氣偶有抑揚記者亦未善也宋元學案黄文潔云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伊川學案余謂孔孟未發則非孔孟之學可不必强爲一家也

西人譯穆教書云穆罕驀德有妻二十一人據其自言五妻前死六妻休去十妻偕老今按天方至聖實錄穆罕驀德僅九妻耳蓋有所諱也

又云據阿拉皮即阿剌伯國史書云賽爾鄧蘇哈巴唐高祖時阿拉皮王遣偕甘古上來朝由廣東回國時正值穆罕驀德謝世間有

無遺屬廷臣曰無他言惟願咕嚨全經傳中國耳賚爾第蘇哈巴奉咕嚨全經來中國專心傳教從者日衆余按唐宋之時回教未盛即其來者亦祗存國俗未染居民是穆有遺言賚無實效至雲南回教附會唐皇之異夢欲比漢明之金人史所不言非事實矣然西人云穆罕穆德之經爾在埃及猶太西利亞諸國地深知各教之宗旨教規故欲立教甚易而刱教極慎是其學博才雄加之鷙悍又能兼通武事四征不庭其流傳久遠非無故也且奉行從印實用陰謀千古以還竟無其匹謂之天之所授詎曰不宜而謨色拉馬更欲刱教以襲其

迹豈不謬哉

董方立跋景教碑云碑稱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與回回教相合三百六十五種何以合回回教余所未詳又云歐邏巴之教出於回回則董氏失考之辭也梅定九謂西洋之學因回回而加精斯得其實矣

唐傳猷校錄清眞釋疑自敘云教種雖繁一言而決無論何教在在以儒律之近於儒則爲正遠於儒則爲邪斯千古不刊之論矣穆教中人而爲此言實平情之說也

安南志略九　朝衡日本人開元中奉幣來朝慕中華之

風因留焉改名晁衡歷使中國此句有誤疑永泰二年爲安南都護時生蠻侵得化龍武二州境詔朝衡往勞之按李太白集有哭晁卿衡七絕蓋卽此人

安南志略十四記兵制游軍有鐵林都鐵艦都按鐵艦二字始此惜志略不詳其制度

林樂知論教云耶蘇視天主自不同處觀之神父不娶而如僧貞女不嫁而如尼懸聖像於堂間然蠟燭於座上加之誦聖經以捺丁之語祕聖經如珍寶之藏其緐文縟節儼然與佛教相同由是觀之天主教亦像教也然自天主教人論耶蘇教則以爲蕩蔑舊規全非教法

矣

宋宗元拯世略說云道家旣奉玉皇爲昊天至尊又以三淸列其上將以誰爲主乎況玉皇乃漢末人行事無實迹羽流不盡知惟林靈素知之其封號則出於宋朝亡國之君又云如漢末張儀出于道君一夢得于術士一請妄以玉皇名號追贈於千餘年之後余按酉陽雜俎以天帝爲劉翁又爲張堅所奪此蓋漢末張角作亂之時造爲此辭實與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類如出一口若靈素之所請則又別有肺腸然東坡詩云一朵紅雲捧玉皇則玉皇之稱當在徽宗以前矣道家言天其

多可議固宜援基督教以攻擊之柄也

明西士龐迪我七克五云饕患過節酒最大聖亞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爛淫慾消朽血弱體銷精神滅壽命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據此則基督教亦惡酒特不如依石藍教之懸爲厲禁耳

陶隱居集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按六朝人言仙佛之道大概如是此范縝神滅論所爲力闢與

學也

十二屬世多從徐氏取演禽十二宮中星之說宣方立與陳靜菴書云古時星度惟子午卯酉各三宿餘辰俱二宿淮南子言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此其明證女宿屬子故蝠鼠同類不與斗牛相次猶氐宿屬卯不可同于角亢之蛟龍也徐氏之說恐未必然而尾箕之虎豹亦無容改易矣十二辰既屬三十六禽復取其大者及常有者爲十二屬說文巳象蛇形古文亥與豕同吳越春秋言吳築城以越在巳地故作蛇門吳在辰故南門象龍角是十二屬自古有

之而演禽則起於後代余謂方立此說致疑墨西哥與
中華分國必在三千年前而十二屬大半與中國同知
十二屬實中國之古說矣禱馬用庚午日見於詩亦其
證也困學紀聞九云朱文公韓文攷異謂十二物未見
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
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說文亦謂巳爲蛇象形十二物
見論衡物勢篇闕酉詩云獨不及辰之禽龍余謂論衡
有龍虛篇故仲任特去龍不言耳然論衡言毒篇固云
辰爲龍巳爲蛇矣
劉喜海海東金石存攷新羅角干墓十二神圖像唐咸亨間

像爲十二時生肖每神手執一兵器又掛陵十二神圖
像與爲于箕大同小異是十二屬之說且行於東國矣
輔行記第八之三云十二時獸者若五行中名十二肖
餘五行法唯但十二唯六壬式中列三十六
仲尼祖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此孔孟
之學也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
有孝弟來此悖義傷教之言也故宋儒之理學非孔孟
之學也程子又云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是不
知道也然則殺身成仁之訓孔子之說非歟
困學紀聞五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

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顗利之子豐羅支其母死後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永樂大典初修時蓋頗用參互考訂之法後乃愈草率耳如元史張德輝諸人傳皆以經世大典分注于下實足以資攷證今具錄於左

元史張德輝云云疏爲古論貞等二十人以聞經世大典德輝手疏爲古論貞張邦彥徒單公履張豸張肅李槃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郁孫汝楫王惲胡祗遹周砥李謙魏初鄭展等以聞大典六千三百八

元史張柔字德剛云云多慕義從之經世大典知剛世居涿州定興隸民籍頷右有異肉如錢怒則銜起貧不事家產嘗曰大丈夫當爲公侯田舍翁無足道也任俠遊燕趙間金至甯

初國大亂羣盜並起柔年二十四有女道士蔡鍊師語之曰金祚將絕君於所興之國當為諸侯因授以兵法遂拾叛亡鍊精銳屯東流砦稱義兵時豪傑起者皆自封拜 中都云云乘勝攻完州下之經世大典明日柔從數騎挾梁躍馬直抵仙營大呼陷陳敵軍披靡盡獲其旗鼓以歸又明日益張旗幟于山谷間揚塵鼓譟進與仙戰遂大破之殭尸數十里 獲州佐云云金人甚能支經世大典命聶福堅構飛梁以薄城三戰而登壘彥暉率突騎二十奪其宮城諸軍進取 金主云云遂圍睢陽經世大典睢陽城北軍皆背水陣柔見之日敵若開門出迎必擠于水金將果夜出斫其闈北軍潰亂柔乃從百騎直衝其軍敵敗走入城復逞兵出勢熾柔命所部繫舟南岸示無還意下令登舟者斬俾一卒執幟立堤上士卒伏堤下伺敵至者斬之敵竟不敢下黎明令卒之弱者先濟壯者次之將啟又大之身為殿後復勝堤上勝之 金主走汝南云云孟珙以兵糧來經世大典合我軍絕糧柔請貸于宋得米三十萬石六年正月孟珙以城潭為城門 會珙云云太赤

攻徐邳經世大典拔傅城壘奪其外城宋守將出戰諸軍悉力拒之柔乃繞出其背夾擊之敵潰溺水死者十餘萬宋人西遁萬戶史天澤邀擊之柔戰甚力宋人殲掠無遺破其城復與大帥察罕出許州略宋兩淮地使其邊分戍許鄭間宋師不復自馬鞍山出矣丁酉云云攻洪山寨破之經世大典柵山四壁斗絕宋人保其上矢下如雨柔內薄之一日而破其壘遂營云云十有三人經世大典定以兵二萬出荊鄂柔命何伯祥逆戰斬首五百級獲其統制等十有六人遂會諸軍取光州經世大典軍于城北夜遣驍將率勁卒二百伏城西南五更柔攻其西北宋人悉力拒戰鼓譟乘虛先登拔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降其守宋重兵在三山寨高險不可上柔乃誘敵出戰潰使人覘其要害夜秣馬蓐食質明至寨會大霧四塞發石伐木關所覘路柔奮戈而進眾魚貫登宋人崩潰馘虜數萬蹊墜山谷者不可勝計又進邀云云先登拔之經世大典命王安閥擴行府事成光州已亥云云皆屬焉經世大典辟王汝明為掌書記汝明年二十餘始見柔說以軍事柔

與語竟日不覺隨膝
尾于地深器重之
庚子云云略和州諸城
經世大典
正月還師
順天于汝明說宋曰明公終歲出師惟資兩淮糧以給
軍食非久遠計莫若因許鄭之戍開屯田以總餽柔
乃遣汝明及聶福堅將千人屯于襄城秋柔會察罕渡
淮南略宋邊柔駐軍杞上湛領山東河南軍柔會察罕
略宋淮西地攻壽州自戶趙明石文為柔致力死柔
哭之曰後當為婚姻不負汝也一軍咸奮遂破壽州師
還云云又敗宋師于泗州
經世大典卅貽捷遂深入糧
餽將絕王汝明濟襄城屯糧
數千艘在諸軍悉濟冬收穎川還單杞上命子弘範戍
趙行戶之女以己女適石氏了人服其信定宗元年丙
午朝于和林柔聞陵川郝經賢請教諸子
經為柔論為圖大要二年會察罕圖泗州
還杞上云云
仍領民萬戶
經世大典柔遣何伯祥率其眾從大帥察
罕伐宋進破司空寨轉戰千餘里三年柔
之將王統軍總管吒刺攻宋廬州四年稗將王安國將
兵回于渡漢南深入而還柔城亳城以遏宋境五年王
安國進荷宋邊獲其將三十四人并戍將數人以歸故
進幸水軍出亳子灣抵蒙縣獲宋統制二十八人遊俊

以獻柔欲進戍荊山先爲宋人所據攻之不能克甲寅
復會元帥布憐吉台擊斬攻五河口以圖大舉
云云有詔止之經世大典時命中原諸大將皆遣子質
于朝上以柔所將皆精兵分三千五百
衛京師柔以子弘慶入爲質二年正月見上于上都朝
議削諸侯權選耆德爲監諸侯懼推柔奏北柔聞之言
于上曰臣已老今爲將治郡者皆年少臣子亦少未習
於政若驟事功不加之罪則爲廢法欲重責之則矜其
微勳皆得老成人制之之爲便上大悅遂立十道安撫司
諸侯皆怨已而成德之初柔收金寶錄自始祖至宣宗
其四百七十二帙至是獻于朝且請致仕是年已七十
矣三年二月李璮叛詔柔與子弘範將精卒二千備甲
仗入宿衛將行復止璮乞師于宋宋命夏貴出蘄州爲
之聲勢柔趨至亳以薄蘄比至而弘範已破貴復諸將城
築亳外堡以備至元三年城大都命柔判行工部事將
二十萬人以受役子弘略爲修築宮城總管佐之始建
御史臺臣博羅請以柔爲御史大夫上曰臺諫搆怨之
所非所以保全功臣既而議封國上以柔起功于燕成
于蔡詔自擇之柔因燕天子所都臣
得封蔡足矣遂封蔡國公刻印以賜分其兵云云六月

卒經世大典己巳疾薨于燕京開遠里第年七十九云云子十有一人經世
大典子十一人曰福壽早卒曰弘基順天府官權萬戶
兼勸農官次弘正襲順天官權萬戶弘彥學于郝經晉
騎射殺虎前後以百數始從擊宋荊山有功授金符爲
新軍總管攻鄂先登者再中統元年扈從上都改順天
路新軍總管三年授新軍萬戶佩金虎符至元二年授
昭勇大將軍鄧州萬戶十六年裕宗在東宮召爲侍衛
親軍副都指揮使年四十告老八十而終有子七人弘
規從郝經受左氏春秋中統二年授順天涿州等路新
舊軍奧魯總管 出永樂
大典六千三百八十八
元史張禧東安州人云云從元帥阿朮戰卻之經世大典七年
與宋將范文虎戰于雲壽洲九月復戰於八年云云禧
仲擬灘能虎崖賊戰船數艘俘二千餘人
獨兒經世大典尋復見退居十餘年二十八年卒年七十有五至治三年贈推誠替節功臣榮祿大夫湖
廣等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齊國
公諡忠烈 大典六千三百八十八

困學紀聞九以十一星行歴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原注聿斯經本梵書唐藝文志都利聿斯經二卷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

中國工藝之書營造法式而外世不多見惟元人有梓人遺制四卷存永樂大典中余當時匆匆一過未遑鈔錄也今經庚子兵燹之後恐世間竟無傳本矣姑據昔所摘錄者附於左方

梓人遺制

工師之用遠矣唐虞以上共工氏其職也三代而後屬之冬官分命能者以掌其事而世守之以給有司之求

及是官廢人各能其能而以售於人因之不變也古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今合而爲一而弓不與焉匠爲大梓爲小輪與車廬工人互爲之大者以審曲面勢爲良小者以雕文刻鏤爲工去古益遠古之制所存無幾考工一篇漢儒攟摭殘缺僅記其梗概而其文佶屈又非工人所能喻也後雖繼有作者以示其法或詳其大而略其小屬大變故又復罕遺而業是工者唯道謀是用而莫知適從日姜氏得梓人攻造法而刻之矣亦復簡略未備有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砉斷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

參以時制而爲之圖取數凡一百二十條疑者闕焉每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其成一器規矩尺度各疏其下使攻木者覽焉所得可十九矣旣成求謁文以序其事夫工人之爲器以利言也技苟有以過人唯恐人之我若而分其利常人之情也觀景石之法分布曉析不啻面命提耳而誨之者其用心爲何如予嘉其勞而樂爲道之景石攷姓字叔矩河中萬泉人中統癸亥十二月旣望櫻亭技成已題其端云

廷式按此書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五圖說明晰敘次雅贍匠氏之佳書也匆匆未能

畫錄僅錄段序一篇其書之可採者間錄一二如左序文前作是石後作景石是字誤也段成己郎入二妙集者世皆知爲金人以此序攷之則入元久矣

後漢李尤小車銘云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　後梁甄立成車賦云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剡木之奇體眾術而特妙求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馬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異古今貫其同軌華夷獲其兼利

用材

造作車子之制先以脚圓徑之高爲祖然後可視梯檻長廣得所脚高三尺至六尺每一尺脚三尺梯有餘寸積而爲法車頭長九寸至一尺五寸徑七寸至一尺二寸　輻長隨脚之高徑廣一寸五分至二寸六分厚一寸至一寸六分　造輞法取圓徑之半爲祖便見輞長短如是十四輻造者七分去一每得六分上卻加三分十六輻造者四分去一分每得三分卻加一分八釐十八輻造者三分去一每加前同如是勾三輞造者料杖便是輞之長名爲六料子輞牛頭各加在外輞厚

一寸則廣一寸五分爲之四六輞減其廣加其厚隨此
加減　梯檻取前項脚圓徑之高隨脚高一尺櫴梯其
長三尺有餘寸安軸處　廣三寸半至六寸山口厚一
寸五分至二寸二分山口外前梢於鵝項後梢於尾棍
積而爲法　叉棍二條或四條長隨梯檻廣之外徑廣
二寸至二分厚一寸五分至一寸九分上平地出心綫
厭白破混夾卯擮向外　子棍二條或四條隨大叉棍
之長廣與前大叉棍同厚一寸至一寸二分兩邊各斜
破混向下上壓白各開口嵌散水槅子兩頭鑿入大叉
棍之内　底板棍四條至六條長隨叉棍廣一寸六分

至二寸厚一寸至一寸一分　後露明尾梘長隨梯之內方廣一寸二寸至一寸六分從心梢向兩頭六瓣破混俗謂之奴婢木　底板長隨兩頭裏义梘廣隨兩梯之內厚五分至六分　耳板隨梯檻之外兩壁梘上廣三寸至五寸厚六分至一寸前加廣與後頭方停或梢五分八分　樓子地栿木隨梯檻大小用之材方廣一寸八分至二寸二分厚則減廣之半長隨前後子义梘之外廣則與耳板兩邊上同齊或減五分向裏至六分兩下破瓣壓邊綫橫梘夾卯攏向外　立柱一十二條至一十八條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圓混梢向上前頭兩角

立柱高三尺五寸至四尺二寸後頭兩角立柱比前角立柱高一尺則減低二寸有餘心內立柱加高爲之龜蓋柱平子格長隨地栿木之長廣隨兩頭橫之外材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厚八分至一寸二分兩下通混俗呼　荷葉橫杆子俗謂之月梁子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究刻在外　順脊杆子五條隨樓子前後之長徑方廣荷葉杆子同　瀝水板隨兩檐邊杆子之長廣二寸二分四分厚五分　荷葉瀝水板隨荷葉杆子橫之長徑廣厚隨瀝水板同　水板俗謂之裙襴板長廣隨立柱平格下用之板厚四分至五分四周各入地槽下鑿入地栿木之內上

下方一尺　箭杆木（又謂之明幽木）後格上下串透圓混徑廣五分　護泥隨車脚圓徑之外離二寸二分至一寸五分廣七寸至八寸下順者地栿木兩頭橫者　靴頭木（又謂之拐子木）徑方廣一寸六分至二寸地栿木上下　者月板棂棂之外月板板前露明者月圈木月圈上橫棂木棂上羅圈板鑿入靴頭木之內羅圈板上兩邊各壓圈楞枝條木　托木棂二條（俗謂之棂察木）長隨梯櫳橫之外上坐護泥靴頭木外同集徑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二分　車軸長六尺五寸至七尺五寸方廣四寸至四寸八分　呆木三條（俗謂之三脚木）高隨前後轅

之平圜徑一寸至一寸二分　後圈义子（俗謂之狗窩）長廣隨樓子後兩角立柱之廣高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辟惡圈於樓子門前用度下是地栿木上是立椿子內用水板四周各入池槽上安口圈木長隨前月板廣隨樓子前兩角立柱高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　結頭一箇長隨前轅揭項鋜之長廣二寸至二寸五分　凡坐車子制度內腳高一尺則樓子門立柱外向前虛檐引出五寸八寸至一尺其後檐隨脊杆子之長如脊杆子長一尺則向後檐立柱外引出一寸至一寸二分增一一尺更加減則亦如之（長一丈引出一尺至二寸）兩壁檐減後檐之

半其車子有數等或是平圈或作靠背輾子平頂樓子上攢荷亭子大小不同隨此加減

功限

坐車子一量脚樓子梯檻護泥雜物等相合完備皆全高三尺脚者四十功高四尺者五十四功五尺者八十七功

略錄車制以備考輿服者之推究其圖有圈輦屏風輦靠背輦亭子車等制然大致與今車制相似

又有華機子各圖及造法不備錄也

又引周遷輿服雜事曰五輅兩箱之後皆用玳瑁鵾翅

鶡大鳥名其羽開 利故 箱象之

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引馮道益智書云邊將之守鎮外國不敢侵疆開旗取勝則萬邦拱手望風而怕斯爲邊將之職瀛王之書世鮮傳本此亦其軼聞也

日本長孫元齡愼夏漫筆二云梁書諸夷傳扶桑國條慧深又云扶桑東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

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是似指丈八島語雖荒誕而髮長委地及食鹹草等今尚然矣丈八島屋與市讀書八也自號女護島必有所本余謂今鈴木諸君又或以扶桑爲美利堅國則女國又當別有所指矣

永樂大典四千九百九十九宋曾文清公集寓軒詩云故國例卜宅他鄉多借居短長三萬日何處是吾廬按此卷中又有文清寄軒及題退軒詩二首當時館臣編茶山集悉經錄入而獨遺此詩殆一時編輯匆遽撿閱未周也

元安默菴集四醫學諭諸生文云醫學有源尚矣設官

立教見于周官下及近代稍復古制至于我朝上自京師以至列郡州縣各設師弟子員比于儒學此蓋惠活元元博施濟衆之仁也余嘗謂元人重農事講醫學實一代之善政後世所宜取法者也然默菴任醫學教而能詔諸生勤學好問恪愼其業亦可謂知所務矣攷古質疑一書館臣據永樂大典編輯成帙然大典中所載頗有佚而未收者今具錄於後

論馬遷疏略而難信

嘗觀蘇子由古史序謂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疏略而難信夫馬遷爲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自五帝三王

以來綱羅散失放佚舊聞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謂之淺近不學則幾乎過若夫疏略而難信亦誠未免遷作孔子世家謂孔子年十七孟僖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事之遷豈無所見者邪蓋見夫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云云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師事仲尼焉遷因此遂謂孔子時年十七蓋以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昭公七年

丙寅是爲年十七也殊不知左氏記載之法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僖子之死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時蓋三十四矣左氏載於昭公四年者蓋僖子是年相昭公至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故載其歸而學禮乃併及其將死丁寧之言所謂先經始事也杜預注云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蓋知此矣何遷不詳審遂以爲孔子年十七時乎然則謂其疏略誠有之矣近世待制胡公舜陟作孔子編年一書既斥遷史之非遂以僖子使其子學禮之事載於昭公二十四年且謂遷弗深攷其言是矣然孔子謂南宫敬叔曰吾聞老聃

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俱往魯君予以乘車馬二匹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段見家語第十今編年以此併載於昭公二十四年大慶未敢以爲然也何以明之觀家語所載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時爲季氏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爲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

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

孔子公許之家語第四十一所謂公許之者乃定公也

按左傳僖子卒於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明年九月昭公

孫于齊又明年四月二子始除喪則所謂昭公在外定

公卽位乃命之參觀互攷家語爲實錄矣是則敬叔得

定公之許而學於孔子定公因敬叔之請而予之車馬

所謂公者定公也編年乃併載於昭公二十四年冊乃

不攷之家語乎蓋僖子既卒之後昭公未出之前二子

方居喪也自二十五年昭公孫于齊至三十二年薨于

乾侯中閒六七載正處患難之中何暇以車馬資人使

之觀遺制攷禮樂哉大慶嘗反覆而觀孔子編年大率本之古史爾古史亦以敬叔請於魯君魯君與之車馬爲昭公之時若以家語證之古史亦未爲得也班固譏遷而范曄復譏因曰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今編年因古史引左傳以證馬遷之非深攷而大慶復按家語以明古史編年之未必然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故願與博學者訂之按左傳僖子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杜預注說敬叔何忌懿子今遷史謂釐子與僖同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云云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以敬叔為魯人不知其為僖子之子是亦疏略之一端也

論史記不載燕昭築臺事

前輩以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為失史記止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李白詩云何人為築黃金臺荆公詩本此以上吳氏漫錄所載也大慶按新序及通鑑皆云築宮與史記同不言臺也李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行路難云誰人更掃黃金臺又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又云掃灑黃金臺招邀履千客又云如登黃金臺遥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

傳觴請玉案杜甫與白同時詩云揚眉結義黃金臺又云黃金臺貯賢俊多則杜亦嘗用之柳子厚云燕有黃金臺遂致望諸君白氏六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則唐人相承用之者多荊公詩不獨本於白也大慶又按唐文粹皐甫松有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而用臺字亦豈爲失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意者燕臺事始此獨未見所謂黃金事及宋鮑昭放歌行云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則

黃金之名其始見於鮑昭乎李善注乃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人多以爲昭王而王隱晉書乃以爲燕丹何也及觀水經注而後得其說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金臺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如郭隗樂毅鄒衍劇辛之儔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故彫牆敗館尙傳俊列之名雖無經記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水經注之言如此則其事雖本於燕昭

而王隱以為燕丹者蓋如是大慶故併記之

論史記與通鑑紀事不同

大慶攷戰國之事與通鑑所載多有不合如蘇秦說六國以合從史記以為齊宣魏襄通鑑則以為齊威魏惠史記見蘇秦本傳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史記以為齊宣魏襄通鑑以為齊威魏惠周顯王三十五年孫臏勝龐涓虜太子申史記以為齊宣齊魏世家皆以為宣王年表宣王二年通鑑以為齊威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史記以為齊湣通鑑以為齊宣蘇秦傳秦亡走齊宣王以為客卿宣王卒湣王即位秦說湣王高宮室大

苑固意欲敝齊而爲燕通鑑則謂秦說宣王據孟子雪宮與四十里之囿皆謂之宣王則與通鑑合　原通鑑所編溫公多因之前史今乃不同若此何耶推其所自皆起於齊宣魏襄之立年歲既已不同故紀事因而亦異蓋史記齊宣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爲三十六年相去凡十年矣史記魏襄立於顯王三十五年通鑑以爲赧王之二年顯王在位四十八年而赧王立相去凡十五年矣夫其即位歲月既已差舛則中間所載之事烏得不抵牾乎

以上三條均在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五十六二

紙頭史字下館臣輯錄所遺故備錄之

論莊子寓言

莊子之書大抵寓言而非實至於盜跖譏孔子之事觀者不審容或信之不可不辨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友且柳下季即柳下惠也姓展名獲字季禽食邑於柳下而謚曰惠也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劉向新序亦云柳下季爲理於魯三黜而不去然則季即惠耳與展禽爲一人大慶按展禽乃魯僖公時人與孔子非並世安得爲友耶故史記孔子弟子傳序明言孔子數稱臧文仲柳下惠然皆後之不並世也蓋孔子生於襄公二十

二年家語史記並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回之生當在昭公二十年（襄公在位三十一年而昭公立）三十歲早死則回之死當在哀公三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而哀公立）今莊子云孔子往說盜跖顏回為御子貢為右而跖且曰子路欲弑衛君而事不成身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大殿拔子路死時回死已久安得回為孔子之馭以見盜跖而跖引子路之事以譏孔子哉蓋子路死於哀十五年之冬孔子死於十六年之四月若如莊子之言說跖當在十六年之春展禽事見僖公二十六年至是乃百六十二年矣安得孔子不聽柳下季之言而見其弟跖耶此

乃莊周倡提絕滅之學而譏切吾儒故為是寓言耳後世學者或以為實然豈非癡兒之前不可說夢耶是以史記伯夷傳注皇覽曰盜跖柳下惠之弟皇覽者魏文帝使諸儒繆襲等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至於楊倞注荀子勸學篇亦曰盜跖柳下惠弟孔子說之不入者也豈非皆據莊子而為是言歟是皆影響於見聞者故大慶因併及之

此條出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五亦今本所遺

沈下賢集送洪遜師序云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今世

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唐末佛學之盛至於如此
昌黎廬陵諸儒之功要不可沒也
唐末學校廢壞故有五季之亂羅隱謁文宣王廟詩云
倘使小儒名稍立豈教吾道受棲遲代文宣王答詩云
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爲武武尊文吾今倘自披簑笠
爾等何須讀典墳釋氏寶樓侵碧漢道家宮殿拂靑雲
若教顏閔英靈在終不羞他李老君可以知其時風氣
矣司空表聖歸王官谷詩云本來薄俗輕文字卻致中
原動鼓鼙
袁宏後漢紀延平元年六月何敞陳興廢學校疏云太

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横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淩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又云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名無一人能稱東漢經學之盛而風氣已如此此學校所以不可不廣也

四庫書目提要云張戒歲寒堂詩話論唐諸臣詠楊太眞事皆爲無禮獨杜甫立言爲得體然案其所最稱者江草江花豈終極語以爲其言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至於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則戒屑未之稱也何也太眞爲褒妲則明皇亦桀紂矣揆之爲尊者諱之禮亦有未當者乎戒取彼而不取此其意固有在也黄山谷

寄贈薛郎中壽學老杜詩云百年忠義寄江花歲寒堂語蓋本諸此

今朝廷凡大慶賀事大臣皆遞如意或以玉為之或以竹木為之亦閒有以金為之者惟如意之名莫詳所自始倭名類聚鈔卷五僧坊具門引梁劉孺有如意銘按梁書劉孺字孝稚有文集二十卷今已失傳狩谷望之箋注云按釋氏要覽如意梵云阿那律秦言如意指歸云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脊背癢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曰如意如意見大安寺資財帳西宮記御齋會條大舍人寮

圖書寮內藏資等式北山抄朝賀條是如意之名出自釋家與數珠之治用釋典者不甚相遠也義山詩云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姚萇故事見十六國春秋是晉時已有如意廣弘明集云梁武帝以水犀如意賜昭明太子其謝表云式是道儀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是梁時如意已多用玉淨名經義抄云牛呞羅漢說法時以有口病恐大眾生輕龍現爪以遮口因作如意猶象龍爪見義楚六帖廿二又按藝文類聚引胡綜別傳是如意秦時已有之此物蓋中國所本有非西來之物源君入之僧坊類非其實也

張嘯山舒藝室詩存卷五腹疾溫鳳樓刺史以建州神麴見贈賦謝詩云示我紀事篇孤城矢堅守文山雖已役事與文不朽自注云所撰嘉應寇變紀略記咸豐九年春署嘉應州知州前黃州府知府文晟守城戰死事甚悉按此已未二月十六日事也 先壯烈守城日記城復後得之灰燼中已殘缺不完向識谷此書未見傳本當訪求刻之以揚我清芬耳溫君名世京

本朝九卿之制道光以前未定蔣超伯南漘楛語云咸豐戊午夏會試故相晉英一桀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主稿者樞密時焦太僕佑瀛領班徧檢檔冊並無指定

何項衙門爲九卿阮葵生茶餘客語所云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亦得自傳聞非確證也焦君與家幼竹太守錫綬議請於樞堂除六部及四品以下衙門外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順天府尹宗人府乘理藩院九項衙門當之議遂定按今制裁去通政司衙門則會議時九卿之數仍不足矣且理藩院有滿堂而無漢堂於制終爲未備门當以鴻臚寺列九卿方合體制

張師誠自訂年譜云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三十三歲四月考差　欽取第一名按詞館舊聞　召試與朝考首

取者皆為胡元散館為館元考差為差元余十年間一
試　行在三試內廷疊蒙　欽取首選朱文正公以為
罕見有彙刻　御試四元卷當時考試試差皆明發等
第道光以來此制遂改矣
韓泰華無事為福齋隨筆云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
蝦家有順治十八年搢紳冊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
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語官名余按蝦今官書多作
轄即侍衛之譯語北語轄蝦同音然墨勒根蝦之名見
國史名臣傳者固未盡改也順治十八年搢紳冊余
於潘文勤公家曾見之

宋黃若晦春秋通說於桓公元年春王正月說云古者嗣君踰年而後改元者蓋嗣君喪在殯緣臣子之心不忍遽改且先君之終年不可爲嗣君之元年也故雖以臣弑君以弟繼兄如桓公者亦必踰年而後改元䄇史載之故孔子述之爲萬世訓明矣是以秦漢以下皆由之雖漢炎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爲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上僊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改爲太平興國元年異乎踰年改元之義蓋當時必有其故而史或闕之不然豈當時宰相如趙居

正沈倫盧多遜輩不攷諸春秋也哉按仲炎嘗於端平
進御而敢於論議先朝良以理宗爲太祖子孫故不復
諱此亦可見太宗之悖謬雖其臣子有不能曲爲之說
者矣朱子語類百二十七問開寶九年不待踰年而遂改元
何也曰這是開國之初一時人材粗疏理會不得當時
藝祖所以立得許多事也未有許多秀才說話牽制他
到這般處又忒欠得幾個秀才說話是朱子亦頗恨當
時無諫諍之臣也

段懋堂謂古無去聲孔顨軒謂古無入聲戴以周禮書
三四十云其實二聲自古有之去聲誠可與平上同叶而

入聲有通諧平上有不得通諧平上之別若唐耕登眞桓歌東談八部非特說文偏旁字無入聲卽三百篇詩亦不與入聲相叶雖沈約輩好變古趨新亦不能强屋沃配東冬以他部之入配此入部也若咍支模宵幽侯微覃部于說文偏旁有入聲而詩中入與入韻者什之六與去韻者什之三與平上韻者甚少則入聲之于平上同有諧不諧之別而與去聲可互通也

徐世溥榆溪詩話云關關雎鳩已見四平采采卷耳已具四上信誓旦旦則四去聲之純白石鑿鑿貝四入聲之備踊躍用兵選恤我後錯綜該四聲者不可勝數也

順之有準以渭濁鏞鼓旣設諸句矣逆之有不見子都勿替引之諸句矣焦里堂云易餘籥錄五近時金壇段氏謂古無去聲嘉定錢氏謂古無輕脣音余不謂然古無平上去入等名目非無此聲也未分陰陽之前人但知有四聲然不可謂無陰陽之聲也古今同此喉舌齒脣未容於紙上尋之余按音韻之學隨時轉變謂古今不同者非謂古今悉同者亦非此在通材能審其消息耳

揅經室訓子文筆阮賜卿太守編大抵見文選集中矣惟跋朱文正公遺墨卷云先師學以漢人傳注箋解爲本而又心好沈博絕麗之文故元嘗謂若學相如子雲

之爲文必先學許鄭景純之所以爲學非有根柢不能文也乾隆開四庫館閎博極千古其時學者如河間紀文達公休甯戴東原先生大興朱竹君先生朱文正公餘姚二雲先生皆主持風氣天下空疏腐陋之習爲之丕變然五公之書法皆甚古拙同年爲師所許者汪文端孫淵如觀察亦皆拙書也元以文學受知於師者亦所重在學而不嫌字拙與乙未冬元入京稍暇福兒奉此卷請覽湯冢宰史大司寇等已跋矣癸巳新榜門生來謁人材固盛然求其如己未之王文簡張皋文之學竟未可得而字體之工楷繕摺之整齊則多勝於

文正師及元者悲師範之如在目前懼晚年之湮朽日甚既無師之德望又不能如師之提唱掩卷太息慚愧而已此篇集所不載癸巳之不及己未文達固知之蓋己未則朱文正爲正總裁事事聽文達爲之癸巳則曹文正深嫉文達雖一命理初亦必使之不售而後快妨賢病國不能不深恨於歙縣也文達此跋微旨亦正在此耳

遼史兵衞志屬珊軍今譯改舒新案門舊志云屬珊軍應天皇后置選蕃漢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然則屬珊二字乃取漢文非契丹國語也而館臣亦一律改之疏

癸

廣韻十二齊曰後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炅模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姓炅一姓香一姓桂一姓炔四字皆九畫段茂堂說文炅字注云廣韻云四字皆九畫按桂字十畫其三字皆八畫蓋六朝木旁多作才非作五畫然則當云四字皆八畫也余謂四字皆九畫語出漢人不得以六朝說之蓋漢人作隸字每畫皆斷無縱橫相連爲一畫者日夬皆作五畫圭字中畫貫下亦五畫故四字皆九畫矣此正可攷古人作字之法段氏妄改謬也

後魏書陽尼傳奏釋老宜在史錄案此魏收釋老志之

所本宋國史亦有釋老志見宋史　元人修史者
刪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萍鄉文廷式撰

唐開元禮宋太常因革禮大金集禮今皆具有成書惟元人禮書世無傳本學者亦罕及之余於永樂大典輯得元太常集禮一卷皆諸帝謚冊文備錄於此並元史者當有采焉

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謚議

謹按太祖皇帝先謚曰聖武未詳年月今載其謚議曰皇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書省丞相臣某等言伏奉敕旨令臣等議成吉思皇帝謚號以聞伏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顯親故嗣服之君以孝治天下者莫不以顯親爲大務夫祖宗之功德極乎如天地照乎如日月參贊元化磅礴萬物亘千萬世之久無有窮已固不待彌文而後爲觀美然追崇之道所由來尚矣敬先尊祖莫此爲最況體正位明無文成秩獨典宗謚號尚待講述其於典禮無乃闕乎此嗣服之君所以夙夜兢兢而不敢忘也陛下祗紹先業永言孝思爰從即位未始一日不以崇奉祖宗爲念既修嚴廟祏備物致享禮典俱稱顯追尊廟號冊寶之儀殆爲未具適詔公卿羣臣執事考繹典禮俯錫以言臣等猥無所學識不足仰副聖孝

承綸命何慶如之欽惟成吉思皇帝應天順人靈承眷命沈機深略開闔如神加之好謀能聽知人善任故智勇之士皆樂爲之用平西域四十餘國破會河百萬之衆如取諸掌不二十年十分天下有其九神功戡德蓋與軒后同符豈特比隆湯武哉謹按謚法睿智天縱撫所不知謂之聖安民和衆克定禍亂謂之武闡休偉績此其大綱固已出於輿名然惓惓稱敘尊尊擬匱勉而不已者無幾髣髴形容之萬一贊成聖孝之至伏請恭上尊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臣某等不勝夯夯謹議至大二年冬十月　謹按議撫年月今特以年表之

無右闕太尉何昔在承相臣脫虎脫謹率文武百官再
拜頓首言臣聞奉先之禮莫大於尊祖誅行之實莫重
於正名承言孝思則基命不祧之廟宗徽稱而詔撫極
又國家之急先務也欽惟太祖皇帝稟龍淵之英姿握
貞符之興瑞有發強剛毅之勇行聰明叡智之神造邦
之初嶽旗所指懷其德者望之如時雨畏其力者仰之
如雷霆衡擴與琮爭先為快用能祇平列國鎮清寰宇
古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非應乎天而
順乎人能若是乎臣追服先猷參稽禮典憲章得其謂
之法天刱制寶圖謂之啟運兼聰善謀之謂聖克有大

下之謂武伏請上尊謚曰法天啟運皇帝廟號太祖臣脫虎脫等謹議謚冊文　謹按翰林視草載元貞二年加上太祖聖武皇帝曰應天啟運聖武皇帝光獻皇后曰翼順光獻皇后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景襄皇帝莊聖皇后曰顯懿莊聖皇后冊文四道至大二年冬十月二帝二后皆請謚於天其祝文直曰加謚又改應曰法翼順曰翼聖又在光獻字下不曰改謚竊恐前冊尊號議而未行者歟併錄之以俟參考其文曰維元貞二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伏以規億載恢帝業垂裕於無窮建顯號施尊稱不一

書而止爰請命於上帝將式符於後人載稽禮經厥有彝典欽惟太祖聖武皇帝英姿不世神武應期惟解衣推食於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肇基測土諸部悉平纔啟中原有城隨下奉將天討默運玄機陰陽不足以喻其慘舒風霆不足以比其開闔夏王稱臣向款附金人與國以播遷明命僉歸大統斯集甚包宇宙開基一之規模訓示子孫具不刊之典則惟予小子獲紹丕基方當纘體以守文敢不奉先以思孝茂揚景鑠庸補闕遺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謚曰應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至靈在天照鑒下

允孚盛禮永福皇圖謹言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冬十一月庚辰朔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恢皇綱啟帝紘建萬世無疆之業鋪閎休揚縟績遵累朝已定之規式當繼統之元益有稱天之誄孝兆志于孫覲制册謹于加崇欽惟太祖聖武皇帝陛下淵懿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而濟屯厄振綱策以馭豪英推解衣推食於初年兄君國子民之大略玄符顯握諸部悉平黃鉞載麾百城隨下爵土雖收於夏孽餘波克殄於金源蕩蕩乎無能名迹遠追於湯武灝灝爾其爲訓道允協於唐虞根深峻嶽而緒畜四瀆鑿括殊封而統

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祇見於太宮恒儆臨於
赫威祚垂鴻而錫裕御期昭報之申牒鏤玉以增輝敢
綴彌文之舉謹遣攝太尉臣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謚
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威靈昭假鑒觀
潛孫闡繹吾元與天無久謹言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先謚景襄皇帝謚議闕至大二年冬十月太
尉尚書右丞相臣脫虎脫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
臣聞祖有功宗有德則必饗之烈廟嚴昭穆之序謚遠
孝之義於是乎在然而易名之典未聞有以泰揚先烈
則於繼承追遠之禮或有所未至欽此聖孝所以惓惓

於備物典策也欽惟睿宗皇帝濬哲之資肩於文祖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以言其功則定中夏以啟國疆以言其德則祕金縢而代丕子雖居藩沖挹淵龍自晦而篤生聖緒同文九有開萬世無疆之祚究其謨烈蓋有所本矣臣謹按謚法利澤萬世曰仁叡智天縱曰聖德行可仰曰景闢土有功曰襄請加上尊謚曰仁聖景襄皇帝廟號睿宗臣脫虎脫等謹議謚文　元貞二年冊文曰維元貞二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至德難名於穆乾坤之大孝思罔極有嚴祖考之稱稽遺美而載揚乃守文之先務弘

宣令聞茂對耿光欽惟睿宗景襄皇帝秀拔神支淵潛
龍德英武內根於仁孝溫文外秉乎謙恭先事而謀臨
機善斷當軍國撫監之際赫風雷冊伐之功川蜀威加
宋人爲之褫氣鈞臺戰捷金源遂不能兵關土宇而靖
中邦翊炎圖而隆寶運策勳天府歸美皇躬方靖命於
上蒼思保安於宗社祚開後聖光啟皇元致今日之隆
丕詒孫謀之燕翼惟天縱其睿智故澤流於子孫延仰
疑慕之誠虔舉增徽之典詢諸輿議允洽至公謹遣攝
太尉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謚曰仁聖景襄皇帝廟號
睿宗遹守先猷仰聖靈之如在式班歆鑒降福祉以無

疆謹言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謚議

至元三十一年臣元都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
臣聞自古二帝三王功德隆盛或以一言而褒稱或以
兩言而增美是以為臣子者莫不顯揚祖考崇孝道也
欽惟先皇帝在位三十五年海宇無虞群生咸遂中統
至元之治蹟邁軼周漢其聖德神功蕩蕩巍巍詎可以
言語形容彷彿臣等恭奉詔旨集禮官參攷謚法伏念先
皇帝從諫如流好善不倦推赤心於人腹斷大義以寢
袁早建皇儲繫神器之歸廣樹宗子壯維城之勢而其

剛健文明被加四表雋實輝光照映百王茲非聖德乎
命將出師弔民伐罪潛運機於不測候應變以無方席
捲雲南臣服交嶺高麗納貢逖海通津宋國削平長江
失險勳格天地光顯祖宗茲非神功乎若乃順天道而
不已觀人文以成化豈不謂之文也銷禍亂於未形戢
兵戈而不用豈不謂之武也雖曰守成而繼述實同創
業之艱難伏維皇帝陛下德享天心孝純祖武爰從踐
阼首議追崇臣謹按易名之典兼聽善謀曰聖聖不可
知曰神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承命不遷曰世
伏請上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臣乃都

帶等謹議

謚冊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曰臣聞繼志述事非盡孝無以致其誠表行誄功非定謚無以稱其實肆邦彝之具舉惟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應籙授圖體元立統蚤從潛邸茂著徽稱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役用衆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咸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御殆逾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

窮恩加降附傾終如始每存好生之心保小以仁特示
包荒之量擴聖猷之鴻圖沛膏澤之醇醲方其泰運漸
亨戡濟多難離綱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開濛號
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以
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兼延該
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創字書參古今以制禮儀振
耀威靈肅陳兵衛白旗黃鉞時則親巡犀甲彤弧止於
不用其聖德非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爲盛文之所加者
武之所服者大是以升祟吉禘揆卜剛辰謹遣攝太尉
臣兀都帶奉冊寶上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

世祖伏維睿靈俯垂昭鑒思皇多祜錫美無疆謹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謚議

至元三十一年臣兀都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伏奉四月十六日詔旨追尊皇考曰皇帝其應合行典禮令有司以次討論以聞者臣等不勝大願謹集禮官參稽古典欽惟皇考皇帝望隆震長性稟乾綱有聖德以昭先功有孫謀以燕翼子參決庶政以正萬邦子惠困窮以固大本又能崇儒重道知人善任天下陰受其賜矣至於視膳問安克其子職承顏順色具得親歡聲聞洋洋達於四海矣臣等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慈

下好與曰惠任賢使能曰明慈惠愛親曰孝德誼後昆曰裕伏請上尊謚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臣兀都帶等謹議

謚冊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周武將符道建文王之號晉武踐阼遂正文考之稱比擬未必盡同追崇益有彝典而況有其德而無其位豐於功而嗇於年粤若我皇考其敢後尊親之義乎顧惟寡昧嗣纂丕圖天付有家動欲繩於祖武將昔作室今曷致其孝思

欽惟皇考皇帝言德温恭聖功果育顯諸神而藏用膏
其施而未光明堂前一星位將有屬洪範九五福壽則
難全其於預國政親軍旅之時無非審治體得民情之
事弭兵日本廣先皇柔遠之仁立教天庠示聖代崇儒
之德身衛斯文於不朽人被其惠而莫知直以勸忝夫
悲而爲明匪徒視膳問安之爲孝此特舉其大者國將
無能名焉感十年霜露之懷永言維則紹一統乾坤之
業有開必先思貽令名允爲首議亟以造庭之請用答
在天之靈謹遣攝太尉臣几都帶奉冊寶上尊謚曰文
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伏惟尊祖嚴父積慶有源雖大

命之未集際英光之如存誕膺典禮永祚皇元謹言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謚議

泰定元年攝太尉臣乃麻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大道不言而歲功成聖人無為而天下化蓋其誠德先立神功自然變通莫測默運於冥冥之中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欽惟皇考殿下以裕皇之長嫡懷泰伯之至仁讓位成宗恪守藩服內固本枝而宗藩輯睦外綏邊鄙而風塵不驚茂累朝援立之功崇一代夾輔之制執謙沖而退處暢信義以交孚民無得而能名天與之而同大及茲神人之乏主實為麻數之有歸恭惟皇

帝陛下出震宮而乘六龍握乾符而統四海如日斯照靡幽不明如天之高無地不覆社稷以固宗廟以安天地順成民物熙洽非神變默運無為而成不期然者歟臣乃麻等恭奉詔旨稽之典禮孝莫大於嚴父禮莫先於尊親號所以著功謚所以表行謹按易名之典能循前業曰光智睿天縱曰聖大德好生曰仁德通神明曰孝請上尊謚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臣乃麻帶等謹議

謚冊文

維泰定元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

再拜稽首言臣聞祐命自天嗣無疆之大歷歸尊於父
報罔極之深恩追慕孔虔孝思維則我世祖宅中於万
夏詒裕皇總政於儲闈詒孫謀以長以賢撫軍事維藩
維屏於是昭考始受晉封祖武是繩王龍興之重地人
心攸屬開燕翼之宏規茂隆綏轉之勳弗逮崇高之養
遠承至德人篡丕基商祖玄王昔咸宜於百祿周宗西
伯祈永保於萬民蓋今古以同符實幽明之協贊敬揚
縟典涓選剛辰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伏維聖靈赫濯如日照臨歷
祚延洪與天無極謹言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謚議

太保中書右丞相臣塔剌海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昔者聖帝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莫不愛敬事親之道宗廟祀先之禮推明其本而致其尊稱焉況我國家聖祖神宗列聖相承遵祖之典具有成憲率而行之所以正本始之源而示民德之厚也欽惟皇考皇帝粹精之德發乎天性泰定之光通乎神明居潛之日貽謀鍾愛慶源奕奕已見之於世祖皇帝英鑒絕識之表矣裕皇軫眷隆福慈祐優於出閤之禮重其食采之地皇畿之內不遠千里雖有德無位未能究實皇纘之澤

而振振信厚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天之所授啓佑於當
璧歷紐之瑞裕有自來矣臣謹按謚法玄德升聞曰昭
睿智天縱曰聖克昌厥後曰衍德通神明曰孝請上尊
謚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臣堵胤錫謹議

謚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
稽首言臣聞纘親所以爲孝追遠所以厚民剏必百世
祀而攸弗墜爲天子父而蒦弗遠是宜稱秩以遠純誠
欽惟皇考皇帝淵穆有容神明莫測文孫文子鍾至愛
於兩宮宜君宜王膺具瞻於四海當璧之祥末卜乘龍

之跡已遙興言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對越有成之命夙夜惟寅昭哉玄德之升聖矣生知之異衍莫衍於昌後嗣而有天下孝莫孝於配前烈而茂本支念茲繼體之初益切中心之恭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伏維明明隆鑒序於祖宗欽躋攸寧永錫祚胤謹言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謚議

太保中書右丞相臣塔剌海謹奉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繼體守文之君有大德於天下者必有顯號以著其尊稱之美三代而降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易名之

義率循斯道欽惟大行皇帝以大明獨斷之資享六葉
重光之祚嚴恭寅畏勵在帝心蓋自祗承詒謀鴻圖纘
歷所以臨於成憲施之政化而達乎天下已洋溢於仁
心仁聞之實矣粵若臨御以來嗣守憮遵禋祀以類
上帝教胄子而建國庠肆赦眚災惟刑之恤非所謂欽
乎中外輯寧遐邇不驚寄國本於維城之任人謀與能
祕譽之傳決於定見非所謂明乎聲教所漸執珪貢琛
之國九譯所不能喻者莫不稽首臣屬非所謂廣乎致
遠東朝恪遵慈訓用能於十四載享國之閒愼終如始
非所謂孝乎臣謹按謚法克順成憲曰欽照臨四方曰

明德化遠及曰廣繼志述事曰孝請上尊謚曰欽明廣
孝皇帝廟號成宗臣塔剌海等謹議

謚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謹再拜稽首
言臣聞稱天之誄表名實之至公法日而名原形容之
可擬維帝王之有謚鑑今古之彝章欽惟大行皇帝稟
上聖之資撫重熙之運當裕考龍升之後承世皇燕翼
之謀武威耀振於遐荒文德誕敷於華夏業業兢兢咸
之戒愉愉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兵邊鄙彌而茵頑格
遣直指之使皋澤宣而民瘼除九族刑敦睦之風萬國

治隆平之治爰酌率常之議用昭古祔之文謹遣攝太
尉臣奉冊寶上尊謚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伏維
睿靈在天孚鑒作下茂膺典冊錫羡邦家謹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謚議

攝太尉臣野先鐵木兒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
聞大上立德其次立功體用兼該名實斯稱古之君人
者能兼而有之其生也必得其名没也必表其行備物
典策詔諸往牒章章可考我國家以武功奄九有聖聖
相承宗廟保之重光纍奕至於大行皇帝躬上聖英毅
之資得文武弛張之道貞符鼎命有開於天出閤之初

神瑞授受符之以維城驗之於當璧執天下之左契而爲謳歌朝覲之所係望固有在矣是以代邸奉迎四方風動嗣服未久王政所先嚴徽號以奉母慈建國儲而彰友順親親而仁民所以愛物貴德而賤貨所以勸賢厲之以秋霜肅殺之威濟之以時雨涵濡之澤既仁且惠何以加此是風還暢遐邇肅清亦攻之政不必修采薇之成不必遣而數十年未賓之遐裔一旦懷服五兵既偃六典具陳乃飭鑾輿祗謁文祖大宮之庭三請禪獻之禮躬親與前聖之所未遑昭來世之所可法而又躬承長樂日候寢門怡志以盡其歡作宮以安其養孝

誠天至近古所無此其懋功全德臣妾億兆之所共知者謂之宜孝實其然乎臣道服先猷參稽諡典大德好生曰仁慈仁好與曰惠重光與麗曰宣德通神明曰孝伏請上尊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臣野先鐵木兒等謹議

諡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嗣皇帝諱再拜稽首言臣聞顯大錫命守文之德難名慎始敬終飾惠之典敢後欽惟先皇帝以聖紹聖由仁行仁粹耐考英毅之姿體文武弛張之道膺符命以啟運分寶玉以展親綱祖賑衆恆煦

燠于疲癃讞獄貸刑每專精于欽恤小善弗遺天覆地
載也荒服不遺博施濟衆也重以孝友天至聖敬日躋
親祼獻於太宮躬問安於長樂舉未遑之禮施之子孫
殫至樂之誠養以天下光被四表叶相神人於是邊燧
弭寧皇風洪暢百蠻畢弗通之殊俗數十年未通之遐
梗一旦懷服五兵悉偃于舜見之矣于湯有光矣屬升
祟於吉祔宜誕受於湯祏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
上尊謚曰仁恵宣孝皇帝廟號武宗伏惟睿靈在天昭
鑒迷下允膺大禮永祚是圖謹言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謚議

攝太尉臣脫歡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自古守成之君有功隆德盛光昭後世奄棄天下者必易其名而節其惠蓋臣子之誠思所以顯揚祖考欲報之於罔極也欽惟我大行皇帝聰明天縱文武生知發在潛藩屬成廟賓天而姦臣擅權謀危社稷賴神機獨斷一清宮禁衍國家靈長之祚慰臣民愛戴之思俾神器以有歸佐皇綱而復振其大有爲之資乾旋坤轉應變而不可測者矣封爵顯冊位正元良而翊贊之功臨撫之政海內陰受其賜逮武宗遽返於待宮際昌運不豫於大厤廓重明而繼照布庶政以維新禮樂典章於焉大

備以至設科取士崇儒重道建儲宮而固國本廣胄學以明人倫述累朝之宏規稽治古之彝典兢兢業業以御宸極怡怡愉愉以奉慈闈誕推惻隱之心𢎞廣生成之化其殊勳偉績巍乎蕩乎詎可以言語形容於髣髴故臣脫歡等考諸典禮參以謚法睿智天縱之謂學化成天下之謂文克慎成憲之謂欽繼志述事之謂孝大德好生之謂仁謹上尊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臣脫歡等謹議

謚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某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

拜稽首言臣聞觀其諡而知其行著王者之丕稱禋于
廟而誄于郊實邦家之彝典雖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
臣子之情宜極形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鑠欽惟大行皇
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初大德之陟遐生內毀於不測
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神器於幾危定乾坤而重構豐
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英聲洋溢四海尋破武皇之歷
試納大麓以弗迷由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
廟丰國之道隆奉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
見猷爲日恆月升廓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煦推舉人
博愛之仁至於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

惻怛于宸衷肇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以勵
天下之忠臨御十年終始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由
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諒多遺美屬升崇於吉祔用祗
薦於鴻名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協造庭之請是諏剛
日備舉縟儀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聖
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垂歆饗流光有永
錫羨無疆謹言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謚議

攝太尉臣乃滿帶講參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五
德乃造化之權輿三統爲帝王之常道古今不易之理

也洪惟聖元龍興朔漠戡金滅宋世祖皇帝在位幾四十年帝道上綱垂裕後昆憑有成憲故麻以授時行夏之政則其統可知矣宋以火王其色赤金從所勝當水色尚黑國家以黑爲辭衣天下緇流以黃則其德亦可知也混一之初日不暇給而大經大法固已追遠三代其規模可謂宏遠矣然而典禮樂考制度其於後人蓋有望焉敬惟大行皇帝陛下英毅邁往冀上聖之資明斷有餘爲守文之主虔精誠以奮禋祀虔廟貌以安宗祏任賢能以稽典禮制車服以備制作豆籩有楚簠簋既陳笙鏞琴瑟之縣鏘羽毛干戚之兆綴三數年間典

章文物燦然而成一代之制禮樂斯備神人大和宗社
奠安天地咸若蓋謚所以知行故大行受大名臣謹按
謚法思能作聖曰睿備物成器曰聖化成天下曰文協
時肇享曰孝請上尊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臣
乃滿袮等謹議

謚冊文

維泰定元年歲次某月某朔越某日嗣皇帝某謹再拜
稽首言伏以璿圖纘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
升於太廟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遡徽猷以
傳信史欽惟大行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姦邪於

嗣位之初形庭祇畏廟儀注於治朝之際清廟肅雍絕

封勑以　憸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

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皆遇逢艱否大命

靡終然號謹追崇尊名是薦遣攝太尉臣恭王冊玉寶

上尊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伏惟炳靈有赫歆

格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宜謹言

以上出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一二寘韻

謚字下

炳姓光緒丙戌春季摺綼湖南清泉縣新城司巡檢炳

遂湖北荊州人

自姓丙戌春李揩紳雲南開化府同知司獄自福慶四川會理人

信姓甘肅金縣訓導信中選平涼人

禮姓御史題名碑雍正八年禮山奉天人由刑部郎中擢御史巡察順廣大轉太通道

朱子語類百二十六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娛嬉曰如此何故立脫曰他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蕙櫋雜記云日休生平行事略具縈裟谿漫志又有淨土文十卷其論淨土頗衜直大儒必不妄詆或少年有遺行耶余案王日休削淨土

家所稱龍舒居士也明黃諫所撰書傳集解引王氏曰休書解今雖不傳是龍舒亦嘗留心經學不獨刻意往生已也

秣陵有莫愁湖許仙屏撫部（振禕）曾屬余作記余因循未有以應也然莫愁亦正自難攷永樂大典三千五百七十九引安陸州志云莫愁村在湖廣安陸州古樂府云莫愁石城人今莫愁村在漢江之西舊所居也地多桃花春暮花落流水皆香又買墅亦有莫愁溪佛寺樂府辨云莫愁者不知何代人而名盛於唐史禮樂志謂者其爲宋人乎載諸樂府者自周房中樂及楚漢中之

曲下迄于隋煬帝之汎龍舟凡數十篇以世次爲序其間載石城樂宋臧質所作而繼曰莫愁樂石城樂所出也次於臨川王義慶烏夜啼而列在隨王誕襄陽曲之前二王皆宋人也自此而後始叙齊梁之曲則知其爲宋人無疑也又李義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容齋三筆則云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此莫愁者洛陽人近世周美成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樂府志云莫愁善歌謠古詞云

莫愁在何許住在石城限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鄭
谷詩云石城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能
艋江岸邊飛雙鷺鷥王璜詩村近莫愁進竹塢人歌楚
些下續州張適正詩紛紛花雨暗江頭隔岸烟村嗔莫
愁艇子只今誰是主方知身世是虛舟項安世詩云冉
冉水上寒鴨聽屈宋鳴娟娟水中月曾照莫愁行大典三千
五百七十九又引宋易士達詩莫愁村千古行人說莫
愁荒村依舊石城頭不知艇子今何在漢水滔滔空自
流此可補入莫愁湖志者也然必謂莫愁爲安陸州人
又何據乎洪容齋以爲兩莫愁見容齋三筆則調停之說耳
直隸居庸關有石刻佛經至正五年刻合蒙古畏吾女

直梵漢五種字余謂得此等碑刻數十種則金元國書
漸可尋繹也
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譯佛說老母女六英經凡三
百六十四字爲有韻之文疑原文本有音韻故譯者特
變文體譯之矣攷
唐李長者華嚴經論會釋卷五云勝智立法幢竪建大
慈心堅固摧慢山遊寶路藉蓮臺成妙悟是三字韻語
亦非釋家之變例又云豁達爲神恬怕應真情亡智立
想絕悲存圓聲遐布隨根受益一雨普滋百卉齊得如
空谷稱聲成音詣機獲益任智無心剎那無際焉存

古今亦有韻語

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吳公子札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云云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邪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繇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按此以近時人事證古經傳實注疏之變體

釋文之例但解音義惟莊子外物篇觀若嘗四海釋文云夫勞形役志以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莫有九龍之喻舜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狽仲尼比之遯獨豈

不或信哉此條自為議論與原書無涉實釋文之變例也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尚書中候卷中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詩大雅泂酌正義余案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屢見詩禮正義此文蓋言皇道帝德對文則為內外優劣而散文則通也非必中候原文馬氏輯書既多故偶有不照周禮地官師氏疏引中候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禮記曲禮正義亦引之固知泂酌正義所引惟皇道帝德四字為中候本文也

漢書翟方進傳李尋奏記曰輔湛沒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按此術數家所謂隱曜也

金史諳班勃極烈即今所謂大貝勒也諳班今國語讀如諳謨巴非戈什按班之按班也勃極烈即貝勒譯字互異耳猛安謀克猛安即國語之明安華言千也謀克今譯諳作木科旅也此官蓋即元之千戶矣諳班勃極烈語從務媲鄰錄三作諳版孛極立

遼史百官志云遼有五京上京爲皇都餘四京隨宜設官有三京宰相按此即元制行中書省之所本

劉太傅藏春集過也乎嶺即北征錄之野狐嶺

遼史后妃傳吳主李昪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此殆與今西洋所製火水油相近惜其法不傳也

通雅四十八云正德末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土人作炬呼爲雄黃油是煤油之礦明時蓋已發現

東國史略高麗忠烈王四年令境內變元服時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唯禁內學館不剃左承旨樸恆呼執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剃恭愍王元年王辮髮監察大夫李衍宗諫王悅解辮是元時辮髮令乃獨行於高麗

大智度論卷五十六云梵天已上更無有王諸天是欲界天諸梵是色界天伊賒那是大自在天王其眷屬神仙有二種或天或人拔大自在天王即摩醯首羅亦即濕婆也伊賒那或其又一行歟附條文雄言大自在天

凡百餘名譯者宜錯出也

春秋僖十九年左氏傳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杜注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孔疏引劉炫云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邵瑛規杜持平曰後漢志郡國下云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彼用人於亳社傳言始此次睢之社恐東夷舊俗相沿如此余謂古之巫教大抵妖妄相仍合之河伯娶婦則詭民之說往往有之故僖之大旱輒欲焚巫亦以

其水旱氣祲自云能致耳東夷者必久居中國如嵎夷萊夷之類以其奉行異俗故夷之矣

牟子理惑論云吾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此證之漢時于闐已爲佛國矣不可以後入之回教轉疑其初也釋法顯行記曰于闐民篤信佛多大乘學

今人謂怨罪爲饒罪宋人已有是語所謂得饒人處且饒人是也然此字蓋沿於唐人永樂大典三千五百七十九引建德志云黃饒村距城四十里相傳黃巢爲亂欲過郡時陳尊宿在城中語郡人曰勿憂乃織大草履置之城西二十里外木杪賊至覩之曰彼有人焉遂出

境後因名其地言爲黃巢所饒蓋俗語也地產烏柟絕
桂甲於州境內
者嘗得堪輿家鈐記書題趙汸撰按汸爲黃楚望弟子
通春秋學未必爲此等書也後閱新建曹家甲地理原
本說云明初有鄉長謂趙子方看地神驗流傳有紅鸞
經七十二龍水法乃知趙汸者趙子方之誤也惟紅鸞
經等書余未之見 案趙汸有葬書問對余曾見之疑
趙東山固深於相墓之術者特未必爲此鈐記耳
永嘉之學薛季宣極爲閎博今文集具存而地理叢攷
一書已佚不可見余於永樂大典曾錄得幽州一卷時

來失其地固已久矣錄之亦足見其考核之勤也

堯典申命和仲宅朔方曰幽都注朔方北方也山海經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今雲中西北七百里契丹慶州之北有黑山黑水出焉中爲其神視貲岳蓋幽都云禹貢冀州九河間爲逆河入海島夷皮服之貢自夾右碣石入河爾雅燕曰幽州藪昭餘祁又東至孤竹謂之四荒職方幽州山醫巫閭藪貕養川浸河泲淄時并州山恆藪昭餘祁川浸虖池嘔夷淶易商之幽州地包幽并東漸碣石周分冀兗取并遼廣燕慎中朝時女櫝眞國舊號蘭也以爲幽州淶易以南入并州沃時幷梁山韓侯受命奄受此國因以爲伯然則韓侯幽伯也漢幽州都周之亳燕朝鮮故地

并州西部得朔方之境蓋自大河恒水以北周屬漢諸水也魏分東部置平州而慕容氏資以造燕并州西部自漢末入匈奴皆木宗頭虜入幽州益強大為後魏居平盧安東盧龍幽大同雲振武單于天德軍節度得漢幽并州地而義武軍亦頗得其南土易幽都之境自秦漢魏為匈奴烏丸之境晉魏而下為奚契丹唐哀契丹取平盧及營平州地至晉盡以盧龍大同等鎮予之迄于中朝為契丹南境而我之河北東路亦頗得易水以北為涿水西蕭慎西二圖繪左地入契丹未能詳盡者尚當考見之云

幽州 契丹燕京

薊 有高梁水清泉河落馬水也唐元僑順州又沃州僑治迴城又有漢雍奴城陰鄉城石勒所謂君子城爲曰箕子

幽都 薊北桃花山在北唐僑燕州治

廣州 曠平地

永清 清泉河南漢平谷城在北安樂城在西北

昌平 有九度水唐僑帶州軍都城芹城居庸關跡咯古

良鄉 有大防山清淀迴城水古聖水也廣陽城唐僑順州歸義州瑞州夷賓州黎州治石窟堡僑咸州治東閻城僑師州治都鄉城僑慎州治

武清 雍奴地有泉州城

潞 唐解州僑治故潞城

香河 安次西

安次 有常道城唐昌州僑治有易京

易州 易固安西北有九山窮獨山大贊嶺迷荊陘兼丘水南易木亳水也中易水南易水也安國河易水也有蘭馬臺金臺荊鄉城漸離城范陽城州北城長安城漢刺史李宜築爲裴范陽公主封邑遒城唐爲涞水縣五公城唐五回縣移故治故治五回山東麓在西

滿城 別在易南契丹嘗置泰州故北平地

涿州

范陽 寔涿有涿水臨地城唐僑濘誠州玄州信州青山州祁溝

漸昌 方城地

固安 寔方城唐初自章信城移證

新城 涿南有督亢坡

歸義

涿東北平鑾軍寔武遂可汗軍唐州媯懷戎塞潘城移東治清夷軍媯水遷故城

中古涿鹿水也有阪泉涿鹿山歷山大翮山羨函面古軒轅丘也雞鳴山鹿芥山也有涿鹿城小鎮城鐵門關

居庸塞在東北東涿盧龍碣白西翮太有常山諸古上谷郡地唐自居庸以北皆沒於契丹而臨汎且居爭縣

悉爲懷戎地矣嬀州嬀巨別上范上飛狐賁廣呂到刺山在西北父有磨笄山郎山淶谷飛狐關代

城興唐雞脊地到刺山在東朔州鄯陽寔馬邑有武周山黃河在西何北山在東南有

陰館城鄯無城神武館陰地馬邑馬邑東大同軍治有桑乾泉奉聖州唐新州縣門西

永興礬山龍門懷安雲州契丹雲中府進西京雲中牛城

西有白登山火山紇真山東安陽班氏高柳參合當城永附桑乾道人且如馬城平邑昌平城西北故寨外有

界于臺薊州漁陽有沽水潞水三河潞地玉田寔無終有徐無城無終出

燕符家塞口烏鑊河在東檀州密雲寔虎奚有沽河鮑丘水流[illegible]溪桑溪三城水桃花山赤城

遼遠軍治黑城川德勝口
塞在縣東北有古北口
望雲
寔禦夷檳冷陘山在西
北亦曰炭山其東有[illegible]
九十九泉古九泉水出泉西北郎儒
州西奉聖州古非上谷東九十九泉
順州
懷柔
滿縣
州治
其東北有漢城契丹耶
律氏所也古滑鹽城也
北安州
燕樂
寔安州有灤大
柳水白檀城步
樂城栗陽城古北口在西松亭關
在東北灤水西二路皆入中京
平州
盧龍
寔肥如
有灤河
膚水沮水潤水龍鮮水黃洛水陽洛水
也上谷塞曰在北古瀘龍鎮在西北
營州
契丹興
中府
柳城
有龍山馬首山鹿首山古自須山也州東南有鮮卑
山漭慕容氏所起也山西北棘城高陽氏之墟其東
塞外亦有鮮卑山漢遼西郡城在郡東南徒河城在東
北彭盧水自徒河人海古平盧水也亦曰唐龍水有行
狼水雜鳴山黃龍城唐置信州乃黎城置崇州昌州徙
河東有青山置青山州帥州鮮州帶州地人契丹亦不
復
見
宜州
唐燕
州
遼西
寔汝羅南有營王城魏興闢屬上記
云舜營州也未許慕容氏徒河將治
亦營
下帶
灤州
北見新平
合支地
義豐
幽州東五百北平
州西南二百里
灤河
肥如
南灤

水東灤水雖水之譌也蓮莘唐書音云出奚國都山逕平州城東未詳

馬城 在海陽

石城 州西

寔臨榆有驛城黎城臨榆關在東南

渤海 昌城地有泥姑海口沽河口也

望都

定 平縣

僑立

寰州

寰清 劇陽淮在南陶地西涇

應州

金城 武周劇陽岩黃河在西沃

陽城桐避城

混源 武進地有混波川白道川紫河一門倉河古有渠也有涼城定襄城武進城

振武軍 單于府

金河 塞盛樂唐勝州併大鄯陽嶺長城作出古定襄塞也有金河泊沙陵湖也上依

紫河與蒙川合入河蒙水古芒于也有雲中塚魏河云殿在北其北陰山北有李陵臺陽原城西北青東當色

常青府至磧口七百里有燕然山故勝州榆林縣在河南古抄陵地東有榆林關河北有積陵城南有在了書

省日城古西河都也

天德軍 安北府治東清楓隋大同城也

西受降城 寔隔計東在府百大

十里東北四十里有單于臺唐置燕然都護府又·中百六十里至磧口又西北一千五百里至回鶻牙、

受降城 在七十二步壕塹深峻賈耽以爲九原郡城也九原地谷拂雲堆北四十里有敬本城周尚夫

西北至單二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南渡河至勝州四百里

東受降城塞咸陽北距磧口七百里

儒州

縉山槊夷鎮西雁門東西北九十九泉距幽州千餘里

歸化州州唐武文

德北雁門

右唐故地

渝州寵臨渝關東北海州西北招延州

招延州北澤州

澤州松亭關北

大定府南渝州東

契丹中京滑鹽鬼邯徘氏所起漢城也東營州西儒州東南建州西北儒州

建州北南霸州西南

南小淩河利州東北建州西南

石城水池

灤州東小淩河北五州東北

海州東北偷州北

潤州東南渝

州還州里西渭州東來州東北五

來州東歸德州東南隰州

隰州距海

自渝州以東皆渤海地北人建州宜州西北白川州東南錦州

白川州至海郡路州北

東黔州東錦州臨海軍營其地東遼

南霸州鐵州南嚴州錦州顯州西南嚴州南距海

嚴州南距海東海北州東錦州瀋州東小遼木北雙安
北錦州　二南距海州南安東府
東府貲丹東京定安市東小遼木西十一山又西大遼
木西北岩州東南鴨綠木西南錦州西北鎮州
岩州古自岩城東女貞界　州東女貞西安東西耀州
南集州北雲山縣　同南集州西北雙州
東鴨綠訂南石城開州　　直東南石城高麗閣界西
西大遼木北安東關遼城又西保州西南吉州
吉州東石城西南鴨綠來造州東鴨綠江南宜化寧鹽
又南隨州西距海江保南距海北有大淩河
州東保州西南距小鹽州　距海西遼州治遼隆縣號
海北小饒省　西鹽州治平申東北
騎出閣山有乾州西北乾南北壁丞閤山東顯州故渤
渡遼至宜州南北海　州北七界全顯用海國
都漢無慮縣州近肖康遼州寔遼陽西雙州保安軍東
州集州坼大東遼州　南安東　際遼流河
大梁水也西南遼州銀州東臨逆流河女貞闕賃城州
南濟州北榆河州　界至雙州北盤州　城
漢公孫康築云康所據信州居青山州東南北三面女
賊非曲西南州東交貞　　貞界西逆流水西黃龍府

北黑水東南長春州

韓州

東北女貞西渡遼水至惠州南通州近省三河榆河州併入隱測其地古襄平縣也

黃龍州

東南長春府西北龍化州南徽州西南新州西鴨子河

長春府

韶陽軍西北黃龍府

龍化州

契丹東樓東泉州西南降聖州南送州西南新州北夢送河

通州

夫餘府三韓故地北韓州

降聖州

北龍化州東遼水南暉州

暉州

東宗州西紫濛川西酒槽河北潢水

祿州

東曼頭山西南暉州北夢送柯

穆州

北酒槽河東南渡河至醫巫閭山西中京

宗州

治熊山縣在石熊山之陽東渡遼南入顯州北潢水奚人謂之吐護真河云黃河別源盡紫濛川在潢水北西南入河潢水盡濛川支流謂之別源可也紫蒙川今白馬淀

恩州

南中京西馬孟山西北渡潢至曼頭山人宜坤州北高州

高州

治三韓僑縣東南恩州西北饒州

惠州

東新州西南中京南建北渡潢水石橋至高州

宜坤州

啟聖軍西南上京東有長泊周二百里南距中京四日程捷虜河經州北東合長泊至曼頭山北合鴨子河

永州

在木葉山之陽潢水北西北上京捷虜河出木葉山

烏州

契丹烏素部落

北鴨子河東北遂州東南犛鹿山

遂州 鴨子河北

徽州 長春州西南 黃龍府南

臨潢府 契丹上京唐松漢府 西南饒州南潢水

祖州 天成軍黑水北祖 山南東北上京

饒州 唐饒樂府 南潢水石橋在東西南平地 松林北犯河黑水出祖州

慶州 黑山南潢水北東山 上京北室韋州西嶽 靼國黑水 出黑水

懷州 奉陵軍北潢水至上京東南 中京西平地松林西北鞋靼

右胡地 近世建置郡縣當考

雄州 歸信 易西南易水南唐瓦橋關也 巨馬河在北周僑立歸義縣 容城 故城在 西北有 巨馬水易水大泥淀小泥淀渾泥城泆 亞容侯盧他國也南有三臺燕魏舊界 信安軍 歸義 南新 鎮地

廣信軍 遂城 易水南北新城地有武遂津 送荊陘遂城山在西寔龍山 安肅軍 安肅 寔梁門唐宥戎鎮 周置梁門口砦

右河北路 雄州信安東路 廣信安肅西路

古國　蚩尤氏　孤竹　周國　虧　燕　無終（亦曰山戎）

朝鮮　肥（肥如）　肅愼氏　代　漢國　燕　高句驪

朝鮮

以上出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五

鄒伯奇云（鄒徵君存稿）周髀以青丙爲天青戊爲地此記號之所始西國代數天竺用五色名波斯天方各用方言之物字歐羅巴所傳用二十六字母今則未知之數代以天地已知之數代以干支皆取便記憶而已余謂古人造字之義如干支之屬多不切於六書蓋亦取便記憶而已不必深求其義也

永樂大典一萬一百三十五南史目錄後有劉東寅序云南史所載宋齊梁陳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李延壽撰述之筆詳矣僕請槩而言之宋高祖討桓玄除晉難自爾骨肉相殘七傳爲齊太祖所滅齊興僅二十四年東昏和帝廢弒之禍酷烈梁武受禪輕納侯景結怨東魏疆場淪亡子孫被其弒逆國祚易而爲陳傳四帝而後主無道納隋叛將竟爲隋併天下混一歸於隋可四朝代謝不過一百七十三年後享國修短廢興治亂之迹史臣述之垂世鑑戒一開卷閒瞭然在目覽之者鮮不惕然于心較之唐堯在位七十載周家傳祚八百六

十有七矣并茲殊鄙言思之固雖氣運使然亦豈智力
之所可恃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誠哉是言也今江東幸甚際遇繡衣部
使者拜都廉使覽隸府諸公勉勵一道儒學分刊十七
史桐川偶得南史以學廉不敷勸率諸儒鳩匠鋟梓時
董其事荷郡侯呂公師皐提綱於先繼蒙郡同知張公
雲翼偕僚屬振領於後遂成此書江左後學感廉使幸
惠之德不淺也蜀人謝東貢添郡文學祗勉與力因書
書成傳之永久與天下覽者共之故藉為引筆序其顛
末云大德丙午立夏拜手謹書

先曾大父詩業錄卷上云邵子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羅念庵次其何云貞到戌時觀月窟子逢申處起天根天根月窟分朝暮識得未分方是春按未分者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時也雖識之而春字何須從往來字看出月窟上加觀字天根上加起字妙義環生分朝暮以爲往來似從舊解陽生于子子爲復子至巳在天根陰生于午午爲姤午至亥在月窟爲允要之邵子言其體念庵言其用三十六宮都是春郎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之義因人身皆具八卦所以云三十六宮也舊解以卦數奇

偶之數當之皆可此不過解三十六宮之名耳乃崔念陵力闢其非謂卦以六爻顛倒成宮惟乾坤坎離大過中孚小過八卦各爲一宮餘五十六卦則兩卦合爲一宮此三十六宮所由名故上經三十卦得十八宮下經三十四卦得十八宮此論殊覺支離此乃言一身行易之道即天地四時百物行生之道之妙耳竊意邵子之言實與魏伯陽參同契合無關易理念庵所言則所謂用活了午也

宋明兩代宗室之名多有字書所不載者明以五行爲次終則復始故其字尤不足然宋宗室之載在世系表

者其字已可異之甚雖擬名者之咎亦宋制之未善也今略錄於此如煦儒訃淼訔殍衕琜庁綖鐃顛譚諺邈顯臧邇睽鄉愿懃等字皆非世所經見古人命名使易識別此則徒增詭誕而已

三代以前之巫官即西方古時之祭司長也符禮耕巫咸說六書序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君奭巫咸乂王家馬季長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曰巫咸巫官、此僞說也至僞孔傳乃云巫氏也孔疏申之云案君奭咸乂子賢父子並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不知巫官在周以前並非細職蓋即是重黎之流

故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則巫之爲官明甚呂氏春秋勿躬覽云巫咸作筮亦可爲巫官之證他若南華逸篇云黔首多疾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郭璞巫咸山賦序云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此二巫咸雖非卽書之巫咸而巫醫事相類近亦可知巫之爲官而非氏也顓頊過絕苗民首命重黎絕地天通唐堯協和萬邦首命羲和欽若昊天何獨於巫咸疑其非大臣而謂不可與治王家哉余按屈子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又淮南子墬形訓巫咸在北方高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揚雄

反騷云選巫咸兮叫帝閽疑巫咸以人名爲官名唐虞之羲和郎殷時之巫咸矣　周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云云注巫皆當爲筮字之誤也劉敞七經小傳云注改巫爲筮然經云掌九簭之名字既作簭不可又以筮爲簭矣此乃前世精於簭者九人其遺法可傳也古者占簭之工通謂之巫更咸式等曰皆其名也薛季宣尚書古文訓世本云巫咸作筮徐世溥榆溪詩話云詩至唐聲直是有別傳即用字亦有不得泥古者如子規在史記厤書作秭鳺今從子規則輕秀若嘗作秭鳺則癡拙矣此等豈非聲外別傳耶

棠子曰螮蝀長虹一物也又皆一東韻而律以螮蝀押則滯矣三百篇固有不可入律詩者也余謂此唐與六朝之界限不獨聲外別傳也序記之文韓柳猶用奇字廬陵以後乃湛然清澈與此正相同耳文章之變出於自然非一代人作意爲之也

劉融齋說文疊韻云南音有入聲北音亦有入聲南謂北無入北方學者嘗以不聰詘之雖中原音韻有入作平入作上入作去之目其實以入聲間之北士具能答也惟北入由去而直下南入由去而曲下即姤穀凍穀之不同可見穀聲似姤不似凍似者爲直不似者爲曲是以南備四聲之韻

如東冬北謂之三無入南止三聲之韻如支微北謂之四有入要之北人為近古也案融齋此條說最粗疏北方之入聲特知韻學者於入聲字故促其音使別於去聲耳察諸市井間諸田里其不能分晰舊矣五胡迭擾四裔交侵中國正音僅存南服融齋猶以北人為近古不亦傎乎

宋王灼糖霜譜云唐史載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柞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熬糖瀋作劑似是今之沙糖也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則糖霜非古也

紀文達筆記自言幼時目有夜光稍長則不恒有猶時

復一見或以爲有異禀矣余案明代西人艾儒略性學粗述四云問人有夜半乍醒目中乍光能見室中之物即可讀數行之書俄頃遂滅何也曰古者西土曾有一王名地白略者夜間睡起忽見光焰追維其故乃由視覺之氣自腦至目原具內光或人此氣甚旺睡久更聚其目乍開其光迸出正如水閘水注已久其閘一開水即猛騰故此光氣倏爾能照須臾氣散仍在暗中也按此當爲光學二百年來西人光學尤進必有能質言其故者艾儒略所述猶擬議之詞耳余夜閒亦偶能視物與紀文達地白略同故願得其解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